

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七

劉吳吳朱權列傳第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也洪武初舉爲宜春訓導有薦仲質好學博通經史召對稱旨授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尚書十五年設諸殿閣學士如宋制命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宋訥文淵閣吳伯宗武英殿吳沉東閣皆無所領閣務惟從容待顧問而已文華殿爲皇太子講讀之所未授官時有耆儒鮑訥者崇德人全忠誠上海人余詮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年俱七十餘

矣禮部主事劉庸薦稱恂等皆明經老儒達治體上皆
召至入見賜坐顧問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不欲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
子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卿志庶無負卿等生
平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固辭乃賜勅放還
鄉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仲質後絀爲監察御史而訥
伯宗沉尋皆遷謫去閣員罷不用文皇始以胡廣楊榮
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預幾務昭皇進楊士奇華蓋
楊榮兼謹身黃淮金幼孜兼武英內閣儼然稱宰相矣

只伯宗名祿金谿人也伯宗十歲卽通舉子業有先達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四年首開取士科士就廷試高皇帝親策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于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繇是時伯宗已舉鄉試爲第一人聯雋中書省於是廷對復稱旨上遂擢爲進士第一人賜袍笏靴帶特寵榮之授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濂同修大明日曆時丞相胡惟庸方用事伯宗不肯相屈下惟庸遂坐以它事中傷之謫居鳳陽

八年伯宗上疏論時政因及惟庸顯恣不法不宜獨在
中書恐滋久爲國大蠹上覽奏即召伯宗還朝仍賜之
衣鈔奉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
之學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聞喜吟咏嘗製十題命伯宗
賦之援筆立就上喜稱才子賜織金錦衣每廢和其詩
凡御集中十四年除太常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
辭由是忤旨謫陝西教諭及淮召還爲檢討是年命爲
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伯宗弟仲寔爲三河知縣繆薦
人連伯宗復降檢討十七年進文字不以時謫雲南卒

吳沆字濟仲金華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國初舉爲縣學訓導以疾辭洪武十二年以省臣薦至京授翰林侍制時上已勅馬上業往往進諸儒臣講論經史學士漣最親重得偕上坐起上時時授以旨使爲詔草其他諸儒次莫若同及沆三吾等而數人起自漣後上皆以其學問該洽文詞優贍悉令供職翰林紀注言動備顧問上論議故自明聖而沆等皆能將順稱旨踰年坐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上言國初之制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一體稱臣於禮未

安詔群臣議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
位臣子尊敬之禮何得異同相同言非是啟事東宮臣
請爾臣如故上從之是年復陞待制十五年應對失旨
涓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上嘗咨論治道嘉
沉德業文學並美命畫工繪沉像賜之以示褒異是年

陞

東閣大學士上方齋戒享太廟

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之書垂訓立教大要有二君能
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人道立矣卿其類輯前言爲
書助朕觀覽沉集五經四書語爲書三卷以進上覽而

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序之尋以進講後期爲考功監
所劾降侍書復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以老疾乞致仕
許之沉嘗著孔子封王辯其言曰孔子聖人也孔子生
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也然王君之號也生
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
不順臣而王之名正而言順乎孔子作春秋諸侯有僭
稱王者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
名孔子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歸以有天下之號孔子
在天之靈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

其德無其位孔子之不幸也。曾謂無實之稱足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呼。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吾其可以欺聖乎。然則若之何。曰：夫子澤不被于當時。而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號。曷若事之以師之尊。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

若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傳當時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旣無爵謚門人弟子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折之以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

之以爲狂悖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也。彼之不敢議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余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

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望
人意也閒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
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
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沉在成均
與諸生訂正傳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也善生十歲已通五經大義元亂
奉繼母隱匿山中太祖既有天下始應郡守聘出爲學
校師洪武八年以宿儒召試第一授翰林修撰逾年不
以家屬至京上怪之曰汝不欲久居此耶其速之來久

之又不至上又問無以對由是得罪謫戍遼東時善與
修春秋本末未成去甚歎之因得病方進藥恍有神人
執春秋一卷見善曰此子所編書與子對讀一日之間
醫投藥者三神授書者三病遂已善行未至遼有旨放
還鄉十七年上思用老成人召起爲翰林待詔十八年
奉旨與典籍聶鉉主考禮闈三月授奉議大夫文淵閣
大學士上御殿閣善嘗進讀心箴多啓沃請選任賢才
務嚴簡擇以保其終從遊內苑賦甘露詩上親折松枝
甘露賜之是年以疾請告賜歸甫及家而卒卒之先夕

有星如虹墮于居正德中追謚文恪

諭曰我太祖懲於胡惟庸罷丞相不設聖念淵矣今之
殿閣避丞相名耳安在不丞相哉初制殿閣大學士不
得壓九卿九卿奏事不得關內閣今之九卿題奏聽內
閣票旨倘非其人安在不惟庸哉然在仁宗之世獨有
權謹者以光祿署丞命爲文章殿大學士無兼官亦不
預閣務謹河間人也太宗時主事呂寧薦爲樂安令滿
考轉光祿寺署丞謹素以孝行聞母病躬湯藥弗效叩
首籲天求以身代母得愈年九十乃終躬負土以葬廬

嘉三年有烏鳴泉湧兔馴之異仁宗即位特召見命鴻臚官以謹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就日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卿孝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卿責也夫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令侍皇太子監國留京宣宗立以疾乞歸學士秩正五品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謹去後文華學士遂不設官矣。○
妻諱正統中卒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八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詹徽翰林學士承旨同之于也以文行歷官監察御史
僉都御史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徽執法過峻然在
公勤上復其家性殘刻吏有過罰書寫毋死不予歸以
至吏擊登聞鼓嘗上言陛下奉天子民刑獄每存欽恤
期于無刑而頑民犯法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
之使民知畏而重犯法上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
過嚴用刑之道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

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有軍人曾兩犯罪蒙
宥今復犯罪當杖徽欲并其前罪請誅之上曰前罪既
宥今復追論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民何所措手足夫
罪本應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應死而誅之則爲濫刑
今罪未至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
刑之仁皆不可也令杖而遣之二十二年陞吏部尚書
上擢兩訓導爲長史徽以爲越資請試職上曰師儒職
雖平道則尊資格可勿論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
部尚書其明年坐藍黨死子紱尚寶司丞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也元季爲察罕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洪武十四年上以御史大夫安然薦召拜刑部尚書涖部勤敏有爲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紀所行事以稽勤怠數月間諸司小大之獄無復有如往時淹停歲月者濟才足辦之也上喜信用之濟由是益自負嘗不奉旨移文督責諸司如中書省所爲榜戒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慙謝已又

立簿曰寅戌之書限僚屬出入上聞責之曰古人以卯
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功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
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濟能以勤率屬然其性殘酷
議法漸巧密上惡其太刻諭之曰刑罰所以禁民使之
遠罪非以陷民也古人網漏於吞舟之魚竭澤而漁尚
安有魚者汝張密法以網民民其能免乎此非朕所望
汝也濟大慚濟與鄉人有舊怨濟則巧構其人陷於獄
令卽中仇衍等鍛成之其善中傷人類此又嘗受一囚
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獄官爲發覺詔濟諭之歸部

與侍郎王希哲主事伍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口
其恃權罔上又若此上屢訓諭不復省業惡之會有告
其在洛陽時強其甥女閭氏爲奴使濟妹早寡而行姑
在濟盡掠其家財携其妹并子歸姑欲訴濟輒捶逐之
於是監察御史陶垕仲等劾奏濟漕亂人倫有傷風教
不可爲國大臣且言濟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
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覘伺上意務爲
兩圖奸計莫測上怒下濟獄并執王希哲仇衍等詔廷
臣訊之濟具服與希哲等俱誅之濟爲人有才辦外事

謾悅然陰毒狡險嘗侍上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以
誇大聲勢所爲多不法一日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畧
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深惡其諂佞卒及
於敗上嘗勅諭濟父蒙曰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
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久若是而不異則
出仕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
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京可
見翁以子爲國爲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
志况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社
稷故茲敕諭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九

張葉鄭列傳第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成孟兼者名丁浦江人孟兼爲人侃侃自好涉獵書史
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
主事遷太常丞孟兼故負能文奴視同輩是時中丞劉
伯溫學士宋景濂皆以文章有重名而伯溫氣豪甚不
肯妄下人顧獨喜孟兼上嘗以文學臣爲問伯溫對曰
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
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聞之益

自高嘗以其文示其鄉人人弗之服也視之無言置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未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幸刪修之可也退則大怒而且詆之曰是惡知文者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製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何敢望哉旣而孟兼謫輸作鄉人不及信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曰若見人失官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繆爲恭敬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僂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類此人以是益不附之而孟兼則時時爲濫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會上欲用越

僧證問濂魯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來觀時證爲書與
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濂召孟
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耶濂
對曰非臣門人臣里中子耳爲文才甚劉基嘗爲上稱
耶丞也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
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
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接引一事蔓延
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墮膽聲聞朝廷陞副使
移山東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僧也頗尊重簡禮節

而兼自負其能無敵且易之卽候孟兼中門入孟兼以
爲卽雖位大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答之月
朔望謁學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卽卽不平
時初刊大明寶鈔卽下令使軍民更自至庫買錢孟兼
謂此非詔旨騎馬入布政司譴筆僚吏問罪上封事論
卽遠制卽亦上封事具言孟兼凌侮狀請去位以避之
不且爲所擠上大怒曰此小人不顧生死敢於誑朕阻
壞公政特勅御史虞泰往將孟兼杖六十械還闕下上
見孟兼益大怒命衛士捽髮摘拿垂死論棄市勅諭卽

曰咈不聰明以小人居要位致是小人侮君子害忠良
敢大作威福以取滅亡然自今已後卿勿畏強而自
勿恃大而眇小於斯慎守吉哉初孟兼遷副使山東
假道歸省父墓上許之孟兼至家縣令丞問謁未酒
不爲禮孟兼坐受拜不答麾酒却之鄉人皆勸孟兼少
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敗或憐之或快之而孟兼
中實無憸賊心祇以尚氣好高自隔於死印有父學多
才智上令蓄髮驟拜方面受殊寵洪武九年星變詔求
直言印應詔上書上手詔褒異焉印在方岳諸僚事之

惟謹有參政彭通者南海人印嘗以事干通通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

論曰才能者人所欲得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以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矜畧他人謬矣法雖過當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葉居升名伯巨寧海人也弱冠爲邑諸生善說禮人有婚喪伯巨爲相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好面斥人人知其無他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遷入太學上詔諸生

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父事之
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
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
積於吾心久矣上不求言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
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
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
殺人如滅蠅蟻使民何所措手足乎數年以來治獄之
吏務從深刻未聞有罪疑惟輕者未聞有殺之三宥之
三者士有庶如夷齊知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以

鞭笞筆楚爲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漢之
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
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竟
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晉郭璞曰陰陽錯
繆皆煩刑所致今日之謂也臣惟國家紀元九年于茲
輟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振法令修行求治不難矣
然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
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
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

相安者甚不稱皇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趋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而爲患易見也惟所謂分封太侈者臣故以爲其患難知也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

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天子
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
達事之王臣恐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如漢
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特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
緣間而起防之亡及也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
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此皇天眷顧之甚
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漢臣賈生之所爲痛哭者此
也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幸
甚書上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

心憤况使吾兒見耶速取來吾將手刃之而啖其肉伯
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伯
巨同邑人有鄭士利者字好義爲邑諸生兄士原以儒
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
天下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起上以爲欺罔繫郡國守
相以下數十百人獄主印者皆論死佐貳下榜一百臧
死戍遠方士利兄亦在繫中丞相御史大夫皆知空印
無他弊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
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乎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以

言矣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
殺無罪爲可痛乎吾兄非主印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
言吾死不恨士原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
事而言空印事曰陛下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
空印緝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完印考校冊書
兩縫印也非一印一緝比也縱得之無用况不可得乎
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而數乃
定省府去部遠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
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

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
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至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
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
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則皆數十年成就通達廉明
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柰何以不足罪
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書成欲上
數矣而未決閉門逆旅俯首泣泣數日兒子問曰叔何
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

生數十人我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生而短小貌
不揚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
言丞相何問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
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此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
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能爲我謀乎辭不
屈論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論曰余於兩君睨其志蓋甚足憐云雖然一無故而發
大難之端一以縫掖而妄冀回天之力肉食者豈盡鄙
耶嗟夫二君如言高耳更讀十年書無憂天下事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

姚郭金列傳第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姚廣孝長洲人父爲醫廣孝性早慧通儒書一日語父曰兒不樂爲醫願從佛法名道衍字斯道喜爲詩道士席應真授有兵書術家言又好之盡得其學深閉匿人無知者友人王行私異之曰是未遇時耳萬戶侯安足道哉衍嘗遊學京口搖膝豪吟僧宗泐見而笑之曰此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洪武八年詔僧通儒者與官衍就禮部試不中選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十王

當之國上曰王與一高僧誦經念佛修齋衍以僧宗泐薦得見燕王藩邸衍覘燕王有天子氣乘間請王曰殿下若能從上乞臣府中臣當有以報殿下王乃自求衍於太祖得從至北平衍喜得當王王亦時時與語合喜得衍皇考既殂落太孫嗣服往往削辱諸藩王王或嘆息泣下衍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願王厚自愛毋慮王曰爾能卜乎對曰能爲王卜大吉衍復啓王召鄞人袁珙使相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靖難兵遂起珙相衍在勝國時已擅名遇衍嵩山寺相衍爲病虎形性嗜殺

他日劉秉忠之流也衍大笑益自負至是二人同事燕王相得甚及起兵其日烈風暴雨王不懌衍曰龍飛在天則風雨從之元吉之祥王兵南行衍輔世子居守南兵來侵皆衍畫謀守禦王以是無北顧之憂南行進止王輒緘書飛騎問衍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功衍第一上大封功臣屢欲爵衍衍固辭曰臣僧也願爲左善世品極矣乃授僧錄司左善世而上心弗厭也一日上忽顧謂衍孝曰卿今日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上曰朕已知矣毋諱強之言乃對曰臣早待漏門外進與

吏部尚書有言臣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臣覺
趨踰甚故介介耳上曰朕所以欲爵卿也即日拜太子
少師復姚姓賜今名上與語呼少師不名命之蓄髮則
辭緋衣玉帶髡頂唐帽賜之第亦辭竟居慶壽寺中令
娶妻不肯賜二宮人受之不近乃召還永樂二年上令
出賑蘇湖廣孝有姊初聞衍預靖難嘆息謂人曰和尚
慈悲常如是耶至是還長洲求見姊姊不納曰貴人何
用至貧家爲也廣孝易僧服往姊堅不肯見家人固勸
之乃出立堂中廣孝卽下拜姊曰我安用拜做和尚不

地有甚好八拂衣入不復出故人王賓隱君子也廣
孝就見之三不可廼屏騎徒走造叩門賓不應遙語曰
和尚錯耶廣孝慚而退上往來兩都廣孝番輔太子南
京六年入朝北京時八十有四矣其年三月日知其將
逝也先以其期語諸門人上臨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後
何所戀卒七日異香不散上爲卜地西山磐石建塔而
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官其養子姚
繼爲尚寶少卿贈榮國公謚恭靖上爲文神道碑廣孝
與宋應蘇伯衡高啓諸文人相來往所皆有逃虛卜別

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
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洪熙元年侑享
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論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
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靡也於臣則釋道累
也所謂歸儒者不盡而爲墨者不終耶彼王官著隱人
子論焉誠愧其姊矣余讀成祖之碑其墓曰商賈得傳
說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帝之冕
固又是一種英雄哉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郎戶部治
錢穀有聲超陞左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
至則盡條北平之弊政以聞高皇帝嘉焉陞參政不數
月轉左布政使紀綱大振燕王起兵靖難資與按察司
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濟共稽首呼萬歲王悅留侍
王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資殫心力扞備輯睦兵民
王師南下轉餉不乏靖難後陞戶部尚書上曰郭資朕
之蕭何也賜資視諸伯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詔
建北京置行部改行部尚書永樂十九年罷行部都北

京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廢並興皆資調度太宗上密仁宗嗣位冊立皇太子上念舊勞以資兼太子賓客資與寒暑二尚書多忤二尚書言上曰資偏執妨事且多病宜令致仕上曰朕居守時甚得資力今出危履安乃遂棄之朕誠不忍問上奇曰資何如人士奇對曰資強毅人也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太偏執耳上曰何也士奇曰陛下蠲租詔數下資執不肯開除仍責有司徵納則何以使陛下之恩澤得流於下乎此其過之大者然其耿介有守衆弗能及也上曰有朕在又原吉與

其事當不復偏執矣蹇爰二尚書數言上曰不去資仁
政必爲所格上乃命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給半
俸復其家宣德三年原吉輟部務召還掌部事免朝泰
資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上謂資如歲寒松柏
愈老愈勁卒贈湯陰伯謚忠襄官一子戶部主事資受
眷四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克幾不能葬同時有兵部尚
書金忠者鄞人也精卜筮微時同邑袁廷玉相之曰此
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補氏趙州賈卜多奇中燕王
起兵北平忠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

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王召見忠叩首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臣忠願捧元電以從王命卜之大吉立授紀言曰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上欲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皇次子盛言高煦虐從功請上立爲皇太子時文臣獨忠在力爭以爲不可忠雖戍卒博於古史遂就上前歷數古昔適孽事以對上心是之異日密以質解黃二學士二學士

上如忠言已而皇世子旣立爲太子上遂屬忠爲正
官輔導官令燕詹事府詹事六年勅兼輔導皇長孫七
年上北巡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四人輔太子監國
八年上征本雅失里十二年征瓦剌皇太子兩進迎轡
表皆遣忠官僚往往爲高煦黨譖上以過逮繫上密令
忠察審忠毋頓首丹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霽上或
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它他日有踪跡卽如人
言臣并連坐忠承顧問能慎此不洩上故事信任之尋
卒太子卽位追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校

皇明史稿

卷八

達幼遣歸寧波學文俸請書比長景陵召達還翰林正
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景泰二年出爲
長蘆運使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一

解黃胡金岳列傳第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也父開洪武初以李宣公薦召見華蓋殿高皇帝問開何以教朕開叩頭對曰願天子明德慎罰高皇帝喜欲官之因辭歸洪武二十一年二子一壻同登進士第高皇帝又喜以開一家三人皆出仕而縉又年少縉兄綸授禮部主事而縉與壻特親拔爲庶吉士使讀中秘書時時召兩人論議考所學一日諭縉于大庖西室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其直爲朕

言之縉退上封事萬餘言事多切劇上躬已又獻太平
十策上皆嘉納數與諸大臣稱縉奇才縉亦高自負不
能俛仰諸大臣諸大臣多不好縉兵部侍郎沈潛爲上
言縉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亡禮上以縉過優逸乃稍
遷縉御史欲以吏事勞之而縉又爲諸御史作疏劾都
御史袁泰上旣曲宥泰而泰切齒恨縉矣上知縉不容
於諸大臣召開至謂曰才之生寔難而大器者晚成其
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
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未晚也

縉歸八年上崩縉奔喪而諸忌縉者諷有司劾縉遠來
非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君嗣位召還爲翰林待詔是
時翰林修撰胡廣兵府審理楊士奇衛尉紀善周是修
給事中金幼孜皆縉同郡人惟然相好其慶彈冠之雅
矣其後燕王入國是修死之而縉與廣士奇幼孜等迎
戴燕王爲天子踰月皆進秩有差天子常坐奉天門左
室親國政輒召縉與中書舍人黃淮兩人立御榻旁備
顧問夜分上寢即賜坐榻前不數日令人內閣諸制詔
咸出於縉縉復引廣士奇幼孜等上皆令與共立文淵

閣而縉是秋遂陞侍讀學士初修高皇帝實錄縉爲總裁皇太子立陞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縉時同直閣事者七人上深寵任上諭七人曰爾七人朝夕與朕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七人叩首謝上皆賜五品公服令七人命婦赴柔儀殿見中宮中宮訓勞如上語賜七命婦冠服亦如之歲時賞賚與六卿等初

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

數在上前請立高煦爲皇太子

上私

語縉縉頓首曰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尊奪宗自古致
亂又頓首曰好聖孫上頷之

縉因言上毋

爲過寵漢王致生覬覦上怒謂縉離開我骨肉遂踈縉
而縉語外廷人頗知之於是高煦急欲殺縉令福等謗
縉漏洩禁中語上聞之不樂會上欲征交趾縉言交趾
古羈縻國得其地不足却縣上怒出縉爲廣西右參議
尋用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趾縉居交趾四載入京時
上北征縉見東宮遂辭去上還高煦言縉職上出塞遠

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而縉借檢討王爾趨廣東娛嬉山水因上封事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覽疏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耶并逮爾下詔黜爾閩人也洪武庚午鄉薦例入太學乞終養毋終文皇帝召起爲翰林檢討英公討安南辟居幕下泛洞庭浮沅湘歷九疑弔蒼梧徵兵南海窮象桂道五管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大將軍待之爲揖客其爲人若靡若傲大都類縉獄中有自誅文極之以呼天之辭而先縉瘦死縉在繫五年爲永樂乙未錦衣帥上囚縉

上見縉名問帥曰解縉猶未死耶帥退與縉對泣醉之
酒坐雪中卒上令籍其家徙妻子遶東君子謂縉之以
讒死也在漏言以故上心終莫釋七人士奇榮皆躋少
師淮少保幼孜禮部尚書餼以祭酒致仕加授太子賓
客獨縉雉懼廣亦懇天上嘗書塞義等十人名命縉疏
其人品十人者吏部尚書塞義戶書夏原吉兵書劉儁
刑書鄭賜禮書李至剛行部工書黃福左都御史陳瑛
工書宋禮大理卿陳洽兵書方賓縉疏中各有短長上
覽之授東宮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東宮因

問縉建文任用諸人縉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
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
王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其後仁宗出縉疏語西
揚口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何論十人皆定見也乃
放縉妻子還鄉官其次子禎亮爲中書舍人正統元年
盡還其故產成化五年禎亮以九年滿考時年六十八
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
勤乞仍舊職上許之縉文名籍甚一時書亦精絕予人
求無勑色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

稽嘗教人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此類其爲人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也洪武三十年進士初授中書人靖難後首與解縉同被召改編修同直內閣踰月陞侍讀太子立陞左庶子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復勅兼輔皇長孫上初北巡淮留守上還奉太子表迎上滁州上喜與語良久封淮父如淮官上再巡漢王日造飛語搖監國且搆諸輔導臣上征瓦剌還淮奉太子表進上上以奏書失辭遂盡逮諸輔導臣下詔獄淮坐獄中凡十年所著有省愆集太子即位始釋出爲通政

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獻陵大漸皇太子在南京太子有漢隙中外洶洶淮與西楊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于嘔血太子入卽大位漢遂反上親征淮以多病留佐二王上還淮疾益甚上特命醫診視病瘥固請骸骨歸養賜棺鏹萬貫是時父年九十而淮餘六旬矣抵家父卒上賜一品祭服八年淮疾且愈請闕謝上留之累月上召諸大臣遊西苑張太師憲夏諸人騎而從特賜淮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會當會試天下士上命淮與少詹事

王直爲考試官及辭歸上賜金織衣一襲宴餞太液池
灑宸翰爲詩送之從來恩數未有也上曰明年朕生日
卿其復來及期淮至上大喜恩渥有倍于初明年上崩
淮奔喪新皇帝念淮先朝舊臣厚寵資之畱月餘乃歸
初直閣諸人淮才亞東楊而縉與士奇廣文學勝之縉
頗輕淮淮因不能釋憾二人而二人待淮愈謹淮夙嬰
瘵病宣宗一日問淮何在三人同以淮疾對且言瘵善
染人上於是有旨免淮奏對而淮遂請老淮歸林下二
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三淮立朝多獻納且舉其大者靖

難後黨獄大起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編
亦伍淮榜近勅言于上不宜自肯詔旨以復追罪南人
阿魯台納款欲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落廷議欲許之
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
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
無遠不見爾輩直平也淮曰目前耳上欲賜西域大寶法
王王印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外夷用勅命廣運二寶
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上嘉納上
故英斷士奇等善將順淮獨過認真卽同列稍有不直

上前不相假人故謂淮好訾毀人同列多與隙長陵嘗
語士奇曰朕聞諸留守臣獨黃淮與汝遇事肯言然聞
東宮有從有不從淮能持正類可知也卒謚文簡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壽昌字子祺洪武三年以薦爲
御史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廣西僉憲調知彰州陞
延平太守有治聲廣八歲而孤稍長從商輅中且節租
僧夜親經史建文初連舉鄉會試時丁靖難兵起廣對
制指斥親藩建文君喜擢進士第一曰北邊方與鞑靼
爲亂胡可廣乎更名靖授翰林院修撰文皇入國陞侍

請復名廣召入內閣尋改侍讀永樂二年簡用東宮官
陞右庶子五年進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八年
文皇出塞親征虜令與庶子榮侍講幼孜皆扈從廣不
知兵以文墨備顧問上過塞外名山峻險輒立馬召廣
三人與語或下馬少坐山岡上賜酒殺駢騾召語帳殿
前或夜漏數刻方遣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出尋
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上不得諸學士相
與語不悅也三人追上不及嘗脫衣乘散馬渡河河水
沒馬及腰以上狀良苦自上上笑曰今日方見艱難汝

三人亡恐乎塞上四月風威尚嚴廣猶衣皮裘戴狐帽
上笑謂廣曰卿今爲吟學士矣廣書法道美上見奇蹟
欲鐫磨崖碑輒命廣書塞外無大筆廣用小羊毫筆鉤
勒上石甚壯偉可觀上喜甚十二年上出征瓦剌三人
復扈從皇長孫侍行上謂廣三人曰卿等每日營中間
暇卽以經史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也師旋
奉勅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廣敦質簡重上知其朴厚信任亞
於東陽廣公退輒杜門讀書與解縉皆以文翰見稱縉

性骨鯁廣不如縉上命西僧兼福有卿雲天花金仙羅漢見雲表廣獻聖孝瑞應頌上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禮部周訥請封禪不許廣獻却封禪頌皆迎上好取客入比漢之胡廣云永樂十六年廣卒年僅四十有九贈禮部尚書謚文穆上追念廣官其子種翰林院檢討歲陵加贈少師初廣同縉共侍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頓首曰臣妻有娠未十男女上曰必生女勿疑矣已而女也遂訂盟縉子禎亮縉死妻子戍邊廣欲悔婚女竊截耳自誓

以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
皆君忘親何用生爲越數年解氏蒙宥女歸禎亮事姑
孝謹人以廣爲建文狀元愧其女矣

金幼孜名善新淦人也建文二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
給事中太宗入國改翰林院檢討直內閣轉侍講是時
進講東宮諸臣分閱經義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
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從北巡八年從
征北虜駕次清水源進神應泉銘遇虜飲馬河上率輕
騎出逐虜令幼孜留營中幼孜請隨行上曰爾不能戰

恐朕顧盼不及爲爾累爾留豈不安乎上破虜還仍以
陣內事語幼孜加慰勞幼孜叩頭謝十二年從征至土
刺河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八年陞文淵閣大
學士兼翰林學士二十二年從征至開平上之北征必
幼孜與東楊廬陵三學士從塞外風迅幼孜左手執馬
轡右手護帽龍趙趙馬上上顧幼孜笑曰今日秀才酸
矣三人嘗迷窮谷中幼孜墜馬廣不能顧榮爲結鞍轡
行數武復墜榮以已馬讓幼孜而自乘驛馬夜崎嶇至
旦及日中方詣中軍成祖戲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

楊榮將不免所過山川險固上必歷指諭幼孜記之或
令磨崖刻石上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榆木川
之變東楊南計幼孜留軍中護喪太子即位進戶部右
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洪熙改元陞禮部尚書兼文三俸時詔
百官離親三年上者聽告歸省幼孜首奉詔告歸省并
毋卒會修兩朝實錄景陵特勅起復并召省親學士楊
溥還爲總裁官宣德五年從上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
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度此山幼孜曰太宗後亦悔之

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從至宣府還明年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居內閣二十五年名位亞二楊持節出寧夏冊封慶府兩郡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所見兵民休戚還上封事畢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多賦詠焉嘗會試一讀廷試卷四爲人簡易沉默不伐善不驚名疾革有啓請身後之澤幼孜正色曰君子所耻有子昭伯登宣德二年進士

解曰解公以始進少年受知高帝不爲不早文皇入
漢起簪筆之末首授絲綸之寄不爲不遇骨肉之讒
間則君臣之義罔終沒身園土妻子流遷不亦悲乎
公名位雖遜二楊使以懸車之口猶覩顏以與關
爭權必不能矣胡金二公羈勒萬里軍旅之事不及東楊
然詔告一宣威伸絕漠翰墨之勞惡可少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二

蹇郭吳在夏黃胡周列傳第二十 東魏郭宣衡著

蹇義字宜之巴人也初名璿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初義祖冒姓李及義身始復蹇姓太祖問汝豈蹇叔之後乎并爲改易璿名川書義字賜之一考當調太祖命勿調俟滿九載大川亡何太祖崩建文君即位超陞吏部右侍郎義居位歲餘無能有所短長國子博士王紳貽之書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固繫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

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虞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
非其材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執事雖欲爲尋常無聞
之人而不可得况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
歛容謝教文皇入國義與原吉出迎戴改左侍郎再閱
月代張統爲尚書是時上方峻建文諸新例義言上
曰監成憲者豈無因革父亂政者自有經權爲陳數事
本末上以爲允或遂諧義不忘建文上不聽因語義曰
人才皆出皇考造就豈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
復分別但隨材擢任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兼詹事上欲

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子愛重之七年上巡北京
皇太子監國義以吏部尚書及兵部尚書金忠與左春
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留輔上諭義曰昔唐太
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今朕簡留卿等四人卿四
人宜識朕意義等頓首受命其後上每北巡卽義四人
留輔四人中義最老成然慮事過於持重多思不能專
斷每有朝議大事太子則多關決上奇義醇謹而已十
二年上征瓦剌還東宮迎上遜行逮諸輔導臣義逮至
中途卽放還尋亦并釋士奇餘諸人皆下詔獄十七年

外艱立詔起復還京明年改都北京從皇太子入朝又
明年三殿灾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考
察文武吏士義與給事中馬俊巡撫應天諸郡我曰國
家多事之秋吏難盡法繩束特斥太甚者數人所過諸
公長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悉條奏行之二十年上征阿
魯台戶部王事張鶴禮部尚書呂震婚也朝東宮失儀
太子以震故宥不同上謂義縱有罪下錦衣衛頌繫并
逮士奇震逾旬乃釋是時上鮮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
子無柰二閣黃儼江保諂以是監國諸臣易生嫌隙上

素知義爲人忠謹無他腸往往與士奇皆得見原俱無
恙又二年上崩皇太子嗣位諸在獄者始得釋而二人
各加秩義進少保兼尚書支二俸一歲中歷進少傅少
師賜義及原吉士奇榮幼孜五人繩愆糾繆銀圖書而
五人詰詞親增二語勉之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上方銳意懲惡太平義與士奇二人皆
監國舊輔尤眷注日義與原吉士奇榮四人入見上
問四人夜來星變常見否皆對曰未上自少侍太祖識
星象嘗以教士奇問士奇曰卿宜知之士奇對未知上

曰天命也歎息起明日召義與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二
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
保全不虞旦暮遂與卿訣言已泣下二人流涕慰上上
曰卿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出二勅二
印賜二人義曰塞忠貞印楊曰楊貞一印踰月上即世
章皇倚毗二人一如仁考二陵實錄皆義監修宣德元
年扈上出定樂安上還復範忠厚寬弘銀岡書賜義以
示褒寵上時御禹巖山及西苑游觀輒召義與原吉士
奇榮等騎而從上嘗指御舟語義曰以操以濟群公之

乃義等叩頭謝萬歲上大喜三年上出喜峯口禦書義
四人皆扈從其冬師旋上念四人俱年高不欲煩以事
皆令輟部務朝夕侍左右顧問而祿秩如故義與原吉
皆非內閣臣而以師保預閣務特賜珊瑚筆格玉倪即
家條古草制勅時公孤獨直往馬五年上奉皇太后
出謁二陵上以太后命召見義等行殿諭曰皇帝數言
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因祖宗福祐家國
亦惟卿等贊翼之功命賜酒饌白金文幣上常四人
皆先帝簡畀遺朕老臣以是悉心信用動見優禮已又

以吏部侍郎郭璉轉尚書義我守故職侍左右討論至理而已特賜新第文明門內益親近之義從中書晉秉銓部未嘗別更他職尚書二十七載以明恕稱八年歷少師滿九載賜宴于禮部是年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匹裕陵卽位之日齋宿中得疾越五日而卒上初聞疾知我必不可起令太監范弘就卧寢問欲何言義對曰陛下初嗣位臣寡祐不能效分寸但犬馬之誠望聖明敬守成憲終始不渝年七十二贈太師謚忠定子英奎皆尚寶司丞

鄭璉直隸新安人也初名進人學生永樂初任戶部主
事能勤職務爲卿佐倚任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
右參議時年二十四人呼小方面歷陞工部右侍郎督
修武當山宮觀事竣轉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
爲改名璉尚書寒義輟部事宣宗欲璉爲尚書入學士
楊士奇言吏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
用璉仕早未遑問學閣臣以此少之璉後九年秩滿卒
陞尚書上念士奇言每諭璉置意人才嘗舉呂蒙正夾
袋盧允文翹材館錄故事教璉勤咨訪裕陵嗣位除璉

尺籍優異之時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璉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璉言䟽上盡留諸大臣先是宣德初內閣謂用人之柄不宜顯在吏部方面風憲郡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至璉在吏部位重望輕御史知縣復令五品以上京官薦舉人以璉開薦舉之途寓請寄之術頗以墨聞爲都御史王文論列予致仕太祖時有吏部尚書吳琳者

黃岡人也詹同以名儒薦授國子助教歷官兵部尚書
洪武六年改吏部與同迭視部事尋以老致仕琳既家
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見一農人孤坐小几徐起
拔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
乎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又張
善者泰興人歲貢入太學授吏部主事尚書詹徽侍郎
傅友文伏誅以郎官署部事綱上意特陞侍郎轉尚書
上諭廷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濶他莫能侔也善與上
議諸司職掌凡合上心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爲善營第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
奪人自益也未報涓涖何敢當此善戍籍上欲免之善
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
論曰蹇忠定歷事五朝內贊宸謨外康流品疇詢密斷
吳敢侵官以是三十年不更一它秩在位如彼其久也
抑璉卽代其位仍以師保佐萬幾信任如彼其專也于
時一代老臣知有三楊亦無不知有蹇夏者余攷祖
公卿多稱其位吳琳老不惰於農事斯能不溺其職
大翟善居無第宅斯能國爾忘家矣故附表著之

夏原吉字維詰湘陰人也洪武中鄉薦遊太學選入禁
原書語勅上眎原吉書獨愛之賜紗衣一襲上時遣人
竊調諸生勤惰獨原吉端坐供職竟日上心識之書滿
當署却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特實授戶部主事尚
書郁新與商確諸司事倚重焉有劉卽中數不得新忘
原吉新嘗過聽書美生言觸上怒上問新誰教汝新曰
堂後書美生教臣臣罪萬死上下書美生獄劉卽中因
欲遂中原吉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是原吉教尚書上
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於是并與書美

生棄市秩滿乞歸省上以原吉能勤職特假輿皂優之
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克採訪使巡撫
福建未幾移鎮蘄州文皇入國轉左侍郎逾月進尚書
永樂元年出治吳浙大水三年秋新卒乃還掌部事進
賢政大夫是時內難初靖府庫空虛大啓藩封創建宮
殿出討四夷國費億萬原吉晝夜焦勞經度無乏七年
從上北巡兼掌行在禮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征阿魯台
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原吉每旦入朝獨
近展前參決機務朝廷即中御史環請事口應手判不

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太孫端拱以聽而已上深
喜賜原吉鈔幣其後上每北巡輒命原吉侍太孫隨行
上北征則輔太孫留守原吉九載秩滿上親宴之武英
殿諭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輔朕爾群臣欲
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重修太祖實錄命與姚廣孝監修
上欲都北京十八年宮殿成上令原吉迎太子太孫南
京及將至原吉先入見上問太子來何速原吉頓首對
曰陛下慈汪之深故太子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
亡何三殿災原吉言于上曰愛民所以敬天也請蠲逋

召恤流移以回天意時言者多言遷都不便主事蕭儀
言尤峻上怒殺儀上曰方遷都時狀與諸大臣密議數
月皆言便今群臣言不便何也言官聞上語遂劾諸大
臣上怒跪言官諸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王彰
置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原吉獨奏曰御史紹事職
言路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
罪也上悅兩宥之或尤原吉皆初議原吉曰不然夫威
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
小矣西域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爭不可上廼止他

日上見法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序於諸
侯之上况夷狄乎臣一屈膝有辱天子之臣臣死不敢
奉詔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
年上議征虜問原吉邊儲多寡原吉對曰僅給將士備
禦不能給大軍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
青間作內外俱疲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
懌召問兵書方賓刑書吳中二人對與原吉同上怒并
原吉皆繫內官監宿懼自殺上因呂震言三人皆儉邪
命戮省屍并欲殺原吉皇太孫爲原吉請上遣中使覘

原吉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
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解置不問連三載出師及至榆
木川不豫乃顧左右曰曷原吉愛我計至太子走繫所
泣語原吉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問國事原吉曰今
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甦民困太
子卽位復原吉戶部尚書初原吉在繫丁內艱於是乞
終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
安得遽言去卿有母朕無父乎令有司爲原吉治毋葬
太子立兼太子太傅尋進少保仍兼太子少傅尚書如

故支三俸是時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淮並不兼宮秩以孤卿而兼宮秩獨原吉一人上嘗語蹇義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賜原吉田五頃建第兩京是冬無雪上作憂民吟屬原吉和賜王帶侍講李時勉言事激上大怒上曰時勉當朝辱朕必殺之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上損聖德願陛下少霽大威卽欲罪之下法司議未晚上怒少解時勉之獲免於死原吉力也是時上欲返都南京北諸司復命稱行在太子還祭孝陵遂留太子守南京及上崩皇后急欲召太子

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至群臣郊迎不見原吉太子問原吉何在莫能對太子入太后諭所以留原吉意太子乃召原吉慰曰卿奉皇祖命輔朕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也時時密咨原吉或袖小帖付莠出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爲奸臣首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得原吉言乃決從征庶人還賜閣者二人明年各賜諸大臣銀圖書原吉曰含弘貞靖從巡邊上取原吉橐中糗嘗之笑曰卿食此粗糲耶對曰臣得食

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上徹御饌賜原吉且爲加
犒將士上還京遂令原吉與蹇少師皆輟部務優老之
俾專論道左右召還前致仕太子太師郭資還掌戶部
事原吉謾日上繪壽星圖製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
謚忠靖原吉尚書二十五年不解戶部而常燕他部事
嘗總六曹兼長都察院大理而佩八印監修三朝實錄
是時蹇夏齊名義簡重善謀原吉弘裕善斷一時公卿
雅量推爲第一平江伯陳瑄靖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
卒愛瑄才薦總漕運有隸偶汚原吉金織賜衣懼欲逃

原吉曰衣可浣毋懼汝能事我矣慰留之部吏一日捧
押精微文書因風爲墨汚吏肉袒俟原吉曰爾何與明
日袖至上前自引罪易之原吉嘗夜閱牘忽撫案而歎
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
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原吉自不肯傳人罪
故能徃徃不肯記錄人過有子瑄少英特原吉一日朝
退瑄前問父今日議何事父笑曰非爾所知然父心亦
默喜之仁廟嘗問原吉卿子年幾何可官未原吉曰臣
子幼穉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及原吉卒宣皇

即日授瑄爲尚寶司丞年甫十三張太師輔呼爲小友
正統初雲南夷逆命瑄上疏請纓日效十四年北虜犯
京師瑄陳四事詔亟行之虜去瑄言虜得利去今冬來
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
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
智勇以爲國用教閱之法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
教九十人習戰法內可以捍京邑之警外可以消郡縣
之變兵部尚書于謙請試用其才會事定不果瑄母老
乞就養金陵先後復疏數事皆繫將才吏治國體邊防

當事者皆弗能用不伸其志歷官司卿成化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尋卒前三日猶力疾草君德疏遣子崇文上之以爲臣懷此言久未收輒上今臣病死在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疏聞天子遣諭祭于南京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也洪武中鄉貢士初爲邑主簿凡再遷至龍江衛經歷洪武三十一年上書言事稱意旨太祖超遷爲工部右侍郎文皇入國福自陳爲奸臣所累上宥之復其官李景隆指福爲齊黃黨福厲聲爭干

上前曰臣罪固應死但曰臣爲好黨臣心不服上不問
尋轉左逾月與寒夏俱陞尚書永樂三年以都御史陳
瑛劾改行部尚書四年與大理卿陳洽轉餉南交事平
遂以尚書兼掌文趾布按二司事福善綏輯夷民新附
甚馴習而安樂之中朝士遷謫至福敦禮令行民間化
導成卽縣吏專撫字毋苛切中官馬馴帖恩肆虐福數
裁抑馬馴亟欲去福自愉快乃竊上書誣福有異志生
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也昭皇卽位念
福老成人久勞於外使洽往代福還福在交趾十九年

內外艱皆奪情不許守制還日交人扶携走走號泣不忍別其冬上選東宮官以福兼詹事府詹事宣德元年
福致交趾反治請于朝願乞福還交趾撫安之會福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諭之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邇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輟仍以上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命總兵官柳升統大軍偕福往升至陷沒福被執賊見福皆驚下馬羅拜曰公不比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下曰公我父母也願自尊重餽白

金糗糧肩輿衛送出境福至龍州悉以賊遺歸官還京
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出與平江伯賡理漕河疏請濟
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邊河荒地宜役軍民十萬人屯
種積糧以省漕粟下部議僉以爲便時已遣諸曹卽往
視舉行已又有言軍民既各有常業何得復患苦之事
竟沮其後上在宮中更覽福疏袖出示西楊曰福言智
慮深遠可行悔不能用今六卿中誰倫士奇曰福愛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總憲交趾安輯新附具有成績才
德兼備六卿中鮮反福者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

坐中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朕常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固當士奇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初上好游觀寒夏諸大臣多依違承順而福獨持正不阿上嘗命福觀戲福曰臣性不好戲命園基曰臣不會基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稍不樂而

福亦多賢勞在外不得如寒暑諸人朝夕見親幸福出
南京勅雖優福年老或以爲直近見遠實疎之也裕陵
卽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大臣以三孤兼者獨福一
人文臣參贊南京機務亦自福始正統五年卒年七十
八卒之日室無百緡福爲尚書四十年憂國忘家老而
彌篤福以人才出於學校宜設監司提督迄今憲臣之
有提學由福議也成化元年追贈太保謚忠宣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也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永樂元年轉戶科都給事中時傳建文君亡在外諸

舊臣多從建文君去者上益疑大戮建文諸臣上察近
侍中濊忠實可托命濊巡遊天下名訪張儼儼又名頌
書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時傳建文君在
滇南濊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聞內艱還朝起復
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奉命巡江浙而是時藩王屢造
能語危監闕令濊且至南京調察太子濊得太子
七事密疏聞則皆太子誠敬孝謹事上覽之知太子
無它大悅濊出至均襄二十一年還朝會上巡宣府
濊馳謁比夜中上已寢聞濊至急披衣起召人勞苦賜

坐與語曩疑盡釋淡上太嶽太和山瑞光圖及進柳枊
靈芝太子嗣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祭酒仁宗後閱宮
中密疏見淡故上太子時七事喜謂淡曰卿素忠慎朕
不及知也仁宗崩景陵即位轉禮部左侍郎兼太子賓
客冬來朝留行在禮部明年改元代呂震爲尚書宣德
二年賜第一區閣二人三年賜父恭世家清和恭靜二
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兼詹事府扈巡邊會有常
郡豪民田宅沒官上盡賜淡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往
歲蠲租詔下戶部多移不行漢庶人至得借爲兵端以

是西楊始爲上言上廼知以濬謹厚足辦此故以戶部屬濬上與西楊議欲降勅行寬恤輒令與濬商可否濬有才畧深中不洩上時信任濬坐榻前忽產玉芝一莖西楊以爲仁德疑和之應正統元年濬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行禮部印給之九年引年致仕不允十四年上北狩脚王即真進濬太子太傅景泰元年右都御史楊善使虜濬請附進上皇衣幣不報上皇返居南宮其冬十二月濬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其冬上皇萬壽節濬請百官拜

賀延安門不許三年加少傅懷敬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初帝之易儲從史於都御史王文遂陞吏部尚書入直文淵閣吏科都給事中林聰欲論之有未可文啣之屬聰爲甥補官得善地文嗾御史劾聰下廷議乃欲比律殺聰廷臣多附文者淡語文曰公以宿憾而殺諫官毋乃不可及署奏牘淡不肯署曰公等自爲之移疾不出上遣太監典安問疾淡曰老臣無疾聞廷議殺聰驚悸不安耳與安還告上上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上乃左遷聰爲國子監學正七年災變乞歸不允以

疾辭不許時年八十二矣上皇復位力疾入見請老夫
上嘉其忠深憫官其子長寧錦衣衛鎮撫世襲然竟以
易儲清議削官僚秩免歸歸又七年乃卒年八十九贈
太保謚忠安溪初生白髮白眉隔月方黑母娠溪時夢
僧持花見遺既誕之明日有僧至索兒觀兒見僧笑僧
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笑爲誌今果然
矣溪卒之夕常郡守夢溪入辭視之僧也明日聞計溪
性恭謹立朝幾六十年尚書三十餘年十知禮部首舉
天下士多出其門恩榮始終世莫與比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
八人進學文淵閣未及忱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
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一人皆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
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陞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
楊薦陞工部右侍郎經撫江南蘇松等郡先是經撫胡
濙受民告訐忱至一切不省或而詰忱曰公不及胡卿
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之曰明卿勅有祛除民害
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是時蘇州逋
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有差忱閱籍駭賦召父老問故

得其七弊其苞蔭之患首在勢豪而其乾沒之孔莫甚
里胥枕語蘇守兕鍾曰長此上與下俱困可無所以通
融檢制之術乎曾是年諸郡皆有秋乃與蘇守兕鍾松
江守趙豫常守莫愚奉令甲出官鈔平糶復從富民勸
借三郡得米三十萬石有差各縣立倉貯之名曰濟農
倉蘇稅官田徵額倍於民田忱乃曲筭制爲平米法令
官與民等畫一起科蘇稅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疏減
八十餘萬有奇而常松亦近減有差矣夏秋兩稅不得
復關里胥各縣設場水次令民自輸圖里各推富有力

一人爲糧長總收受請降鐵斛使糧長如式柴較與民約加耗無貧富不失圭撮差其力產厚薄爲押運度地遠近勞逸爲上中下支撥於是豪民人人自愛遵奉忱約束不敢少踰軼細民上納視舊減三之一及既兌運節其盈縮亦復可贏其什之一以爲餘米忱令并入濟農倉三卽歲有祿米一百萬石運給北京武職之月俸石費六斗忱曰彼能受之南京獨不能來受之此乎來則六斗之餘吾餘也咨部如其請歲省六十萬石

歸濟農倉於是倉粟陳陳相因州縣廩庾皆滿運河有

失仍與給借修築圩岸開濬河湖則人支口糧以爲農
事故不責償春耕借貸衡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爲差秋
成則併賦之其或年凶又再賑焉民亦亡不如約而有
責自逋負者當是時豪民旣不得兼併而閭閻亦有益
藏上供亡慮百數咸取足於餘米民無橫科以至三郡
官廨學宮賢祠古墓橋梁溝洫歲費不下萬計江南民
愛戴之如父母焉滿九年轉左侍郎正統六年兼巡撫
嘉湖二郡修築捍海塘費鉅萬役五載皆忱度支海竟
不能爲患十四年入朝留爲戶部尚書高皇帝制直隸

蘇松二郡人不得官戶部承樂中皇太子監國請以江
西人給事中王高爲戶部侍郎不許忱既拜戶部僅數
日遂改工部仍還江南巡撫八月英宗北狩國事倥傯
忱還踰月致糧數百萬京師并造軍器數百萬計次而
至皆無愆期景泰元年引年不允二年請老召還京致
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在江南二十二年兩
艱起復視事才識通敏不拘繩墨事苟利國便民不
嫌破格行之巡視淮揚鹽課虧忱借蘇松餘米給屯民
上益是時米貴鹽賤官民利之勅取牛膠萬餘觔資緣

繪畚忱入朝則請京庫腐牛皮出煎膠歸市新皮還庫
工部索用水磨明盛非遲歲月不可忱令沃錫應之旬
日而其人多服其善應卒而又不能不卒爲可喜正統
間當振用權忱亦善調劑之間遺徃徃不吝人以爲附
勢然振深愛重之以故欲有弛張片詞得奉俞旨無中
格後人雖循忱轍而通變不如忱忱沒江南連年大水
饑民號泣于道曰安得周尚書復生活我也又其後戶
部奏遣曹屬盡稽濟農倉餘米括之官以是徵需而雜出
毋它補收人益思忱之功江南民至今祠祭焉

曰憂忠靖常以一戶部而兼佩九卿之印即不入內而預閣務條旨吾乃知官不必備惟其人夫其忠良裨于天子之論思奚必入閣哉黃忠宣出撫南交十有九載遇奪親喪以爲人子不得守苦塊於一日可謂憂國忘家者矣胡忠安轍跡半天下或云上別有所以命之然以六卿之長有同方外之僧人言其天池師後身意其然乎我朝財賦江南號稱第一周文襄繼撫二十有一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廟食百世不亦宜乎